

「清」潘仕成輯

海山仙館叢書

— 叁拾貳 —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清〕 潘仕成 輯

海山仙館叢書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極詆其開類書之門諸君英英自異後人尙苛求若此
況下焉者乎近日新詞競出非不靡靡可聽但實白益
工詞曲益艷其去元人日益遠讀廣霞君集翠裘覺馬
致遠喬夢符一燈猶未滅也純用本色絕去纖巧廣霞
君不屑與世人鬪巧爭能只欲以本色二字挽回風氣
耳三十年來弟最心許者錢塘沈孚中之息宰河孚中
名乘雖未登峯造極而一落筆便欲證入元人三昧狠
心辣手近日博山堂梨花齋皆不及也石巢又勿論矣
惜其早死未見其成使天假此君以年沉雄老靠或亦

不減吾廣霞也聞此中有解事優人竟能演此旗亭中
不乏雙鬟妙女廣霞君遂欲呼天下詞人爲田舍奴矣
如尙不行當呼來以一卮爲廣霞君壽

與梅杓司

畫冊得足下佳跋少文卧遊真令衆山皆響矣謝謝拙
什憔悴之音不堪入鍾呂之聽幸足下痛加彈擿得師
一字感過百朋矣客入城時面聆教正不盡

與胡元潤論畫

一水一石藉以輔理性情今人畫但貢人以喜導人以

躁妄耳與性情何與僕三十年此道見他人畫漠無所
動見元潤畧一涉筆便勿勿移情僕不自解也世人妄
爭壇坫讚毀紛如如元潤者當別置一座于青蓮花上
毀旣無庸讚亦不着昔人欲藏書名山以傳其人字句
紛紜非名山所耐惟當藏此一邱一壑庶兩相愜耳後
世必有知元潤者元潤自愛

又

古人設色見素今人設色見彩惟元潤能悉其故幸以
語我

與張宗緒

梨由核而根而幹而盈把而徑圍凡數十年始殺青而
 任刀筆竹由孫而龍鍾而斧而漚而粉澤凡經三十五
 手而成側理始可供印氏人由稚而壯凡數年而辨之
 無又數年而盡識字必十餘年始解文義乃災梨而鑄
 穢字造紙而印淫書解文義而逞淫邪之筆具雙瞳而
 讀非聖之書成諸天者如此其艱用之人者如此其藝
 吾所不解

又

古人云有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鑒戒今之爲淫書者豈止一語一事豈止傷天地之和折終身之福漫然爲之全不知警哀哉

侯元泖

研德嘉定人

與友人論詩書

詩之爲用者聲也聲之所以用者情也豳風二南二雅三頌或出于婦人小夫衝口率意之作或出于元臣碩老諷諭賦述之言泳洙休明抒寫道德情盛而聲自叶焉遂登樂章歌薦朝廟此天下之真聲也若夫情曼者

其聲嗶情抗者其聲厲情危者其聲烈情豫者其聲揚
是數者雖詭于和而情之所激皆足以鏗鏘律呂感動
鬼神相鼠之詩其聲率山樞之詩其聲殫殫且率而仲
尼不刪者爲其情真也真故不諱其微有激極而和之
勢焉此亦聲之亞也六季三唐刻鏤組繪南北二宗披
猖率野聲情交叶什無二三何大復常謂唐初四子音
節可謫子美調失流轉予初韙之然究其所撰明月篇
聲浮于情學者從是矯宋元之過相與規步音響趨摹
格調而天下之情隱者亦大復爲之戎首也數十年以

來聲盛者情僞情真者聲俗兩家之說戛然不入而其
不諧真樂則同終成其兩僞而已矣

林宏衍

得山侯官人
退耕堂集

與就園

詩以道性情三百篇皆情也如江漢汝墳尤情之至者
若緣情綺靡必至無情矣大作皆現前本色語實不經
人道實無人道得半字而又字字入情字字合法此所
以難也薄醉長齋家自度兒輩自了漢應當此一喝笑
笑

宮偉鏐

紫元泰州人
春雨草堂集

與黃維章

得五果卷飄然作茹芝商山之想卷字盈千窺其神思
殊不厭覩縷再呈一卷求書舒元與桃源畫記並加跋
語留爲異時佳話

張纘孫

宗緒錢塘人
志孟編

正同學書

近來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創爲荒唐詭僻之事附
以淫亂穢褻之詞謂爲藝苑雄談風流佳話甚之曲筆

寫生規模逼肖俾觀者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
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
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披靡者多彼見當世之所
謂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爲書昭示天下如此則閨房
兒女敗檢越閑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
一綫或猶惴惴乎畏鬼畏人至此則恣肆無忌公然心
雄膽潑矣若夫不讀詩書未嫻禮法以暨黃童紅女幼
弱無知血氣未定一讀此等詞說必致鑿破混沌邪慾
橫生拋棄軀命毀蔑倫彝小則滅身大且滅家嗚呼興

言至此稍有人心者能無不寒而慄哉且人心之禍釀
爲風俗之壞積爲兵戈盜賊水火災厲其應如響讀書
者可按牒而稽也我輩夙愆難消多致有才無福時時
以忠良正直爲心事事以利人濟物爲主尙恐功不勝
過得罪衾影觸忤鬼神奈何取聖賢經傳之字畫譜妖
魍淫崇之聲容其爲侮慢褻瀆不且萬倍于狼藉覆瓿
者乎禍天下而壞人心竊恐干刼難悔可不痛哉可不
懼哉

王仕雲

望如歙縣人家江寧
四辰堂稿

與羅星子

文章聲氣皆伏戈矛見道未深責人太甚皆是病根未
斷處我輩風雨鷄鳴政須時時提醒

與高康生

弟見聞謏謏矇瞽曷知北望泰岱未陟其山南睇滄渤
未陟其涘眎鹿毛之非元詎胡眼之化碧然而嚶嚶學
響宵夙有懷頽然而長每托夢寐況夫見班識蔚望氣
知鉅桃岸蘆碕差云咫尺無煩問祝者乎鴻文一卷寶
色陸離峯王之膏湯湯沸沸崑崗之燄熊熊魂魂至乃

破儻忽之支離固混沌之扁戶藏鬱于吟拔根于元殆
于凝雪漱風千古不落足使見者玉樓起粟銀海生花
而狂瞽如弟謬爲弁首譬彼小兒墜泥佛頭多見其不
知量矣

與某

直以行已不過失官曲以從人乃至失性此兩失者宜
何居焉僕奉家大人之教有素頗知所自處足下勿過
爲我慮也

宗

灝

開先興化人江都籍

與黃與權老伯

當晤公郎時神色黯淡言及長征措語索莫心實憂之
忽傳京口之信再得願老之書玉樓作賦確爲挽青鳥
而上矣幾年得一同調百歲得幾知心熱血灑人明眼
照世乾坤大事欲藉匡扶吾道因緣悉資維屬一旦溘
焉長逝傷心刻骨痛何可言竊謂天道至今日真不可
問矣望老伯奪愛以理以數勉爲解息侄輩後起何辭
于責息壤之言在耳所以報圯孺吾兄者從今日始

王

琯

王吼江寧人

與紀伯紫

琯去秋之後愈覺憔悴義命自安亦已久矣然有不能
安者孤鴈飄零于雲表窮猿躑躅于木末槁壤之蚓稻
梁之鳥皆得而竊笑之嗟乎伯紫天下許大何處容吾
雙屐吾且逝矣

鍾文明

蟠菴祥符人

與閔伯宗

人生受命付才有如捏土爲瓷瓶罌杯杓各有分數設
杯杓而求納瓶罌之水不待智者笑之矣獨有保持謹

守不自撲滅則一耳若足下者高山大澤爲用無涯弟
且不得而摹擬之敢窮其底奧耶

葛一龍

震甫洞庭人

與鄒滿字

昨奉候不及見見佳畫喜而欲狂乃登閣開窓盤桓徙
倚指天南霄色如君州窰紅紫閃爍炙人比之興盡返
者所得不旣多乎伯紫兄扇領教才情如此千古少年
自不可及況今之翩翩得意者耶心定作報惟恐老年
才盡無能爲耳爲我致意把臂入林當有一日